



·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·

# 狄德罗小说选

[法] 狄德罗 著

吴达元 等译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狄德罗小说选/(法)狄德罗著;吴达元等译.-北京:  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1.12

(世界文学名著文库)

ISBN 7-02-003409-8

I. 狄… II. ①狄…②吴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  
法国-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195 号

责任编辑:傅勇强

责任校对:刘光然

装帧设计:李吉庆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狄德罗小说选

Dide Luo Xiao Shuo Xuan

[法]狄德罗 著

吴达元 等译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12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1

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

ISBN 7-02-003409-8/Z·487

定价 25.00 元

## 前 言

位于巴黎十二区的狄德罗大街，从塞纳河畔起，经过里昂车站，在不远处与一条叫德·西多的小街相交，路口有一幢红色砖墙的楼房。有趣的是，这条以法国十八世纪理性精神领袖名字命名的大街，与一条基督教圣人的小街会合在一起，而路口曾是改造失足妇女修道院的大楼，今天做了充满人文色彩的大学学生宿舍。法国精神的过去和现在，以及它的实质，在这里展露无遗。

那个被冠以大街名称的人，全名叫德尼·狄德罗，一七一三年生在朗格勒一个富裕刀剪商家庭，少年时代进入巴黎路易大帝中学。后来他没有像父亲希望的那样从事固定职业，而是做了许多仅够维持生活的工作，诸如翻译和家庭教师。他结了婚，但婚姻并不和谐。一七四七年，勒布勒东出版社聘请他主编《百科全书》，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，他为建造这座大厦工作到一七六六年。一七七三年应卡特琳娜二世之邀出访俄国，他在众多领域的艰苦劳作才被打断。

狄德罗形式各异的著作，是其哲学思想发展的见证。他的无神论观点体现在《哲学思想录》和《给能看见的人的论盲人的书信》中。《达朗贝尔的梦想》阐述了自然道德原则。此外，他在《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研究》、《论戏剧艺术》、《谈演员》、《绘画论》、《天才》中表述了“美在关系”的理论。狄德罗德哲学本体学说有时倾向无神论，有时表现为自然神论，他的思想不断成型又

消亡，正如他在《物质与运动的哲学原理》中写的：“我看见一切出于作用与反作用。一切以一种形式消失，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组。”<sup>①</sup>

他的文学作品大多在他去世很久后面世。《修女》于一七六〇年左右写成。小说主人公苏珊是私生女，为避免妨碍姐妹继承家产被送进修道院，在见识了种种虚伪，经历了反叛和无数痛苦后，在一个洗衣妇家里死去。临终她给一位侯爵夫人写信，向她求救，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。

本书收入德尼·狄德罗三篇作品。短篇小说《这不是故事》包括两个小故事。第一个故事中男主人公塔尼埃为情人到遥远的南美海岛积累财富。然而情人很快忘了过去的穷日子，她喜欢讲排场，常常为此苦恼，并逼迫塔尼埃再次远去。另一个故事是负心的男人抛弃不遗余力帮助自己成名的女子。为完成爱人的工作，她学会了几种语言，翻译了长篇巨制，然而最终未能逃脱被遗弃的结局。她的遭遇得到许多好心人的同情。在这里，我们接触到纯粹的人性，它以各种形式呈现，但带来的悲痛和对生活的损害却是一样的。第一个故事中金钱毁坏了人性，而第二个故事是忘恩负义和乖戾践踏人的尊严。

《拉摩的侄儿》同样以对话形式写成。“我”在咖啡馆遇见拉摩，一个穷困潦倒的人，同他攀谈起来。对话在两种性格、两种思想、两种生活方式间进行。拉摩在富人家充当食客。他懂得音乐，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其命运，因为他不能一边适应社会，为填饱肚子上平庸的音乐课，一边又才华横溢。拉摩寄人篱下，看着主人的眼色，恨恨地埋头吃饭，闭上嘴唇。艺术才华怎能与屈

---

<sup>①</sup> L. - P. de Beaumarchais et Daniel Couty Alain Rey, *Dictionnaire des littératures de langue française*, Paris: Bordas, 1984, p. 641.

辱同在？拉摩这种处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与《百科全书》资助者的关系，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为生存所迫，不得不选择屈辱生活的艺术家的永恒痛苦。然而拉摩不是可以生根发芽的种子，能够像天才不可避免的火种一样熊熊燃烧。拉摩是平庸的后代，他永远不能像他的叔叔，一位真正的音乐家那样创作出惊人的作品。假如艺术是道路，通过它艺术家可以得救，那么拉摩体现的就是人类生活中永无希望的黑暗。他在生存的隧道中无休止地降落，滑向死亡。而“我”走在与拉摩相反的道路上，他是“上升者”，实践道德和节制。“我”与拉摩一方自我完善，另一方自甘堕落。这反映了作者身上两种矛盾的感情。

《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》是《天方夜谭》式的连环故事。作品以一对骑马旅行的主仆在对话中讲述自己的爱情经历为主线，中间插入旅店老板娘的叙述。在主仆对话外，又有作者面对读者的直接评论。正如小说标题表明的，仆人雅克头脑充满宿命观念，他认为一切都是“在天上的大卷轴上写好了的”，主人的马要丢失，而雅克的头要撞在大门的横梁上，都是命中注定。然而不可知的宿命论又与因果思想混杂在一起。之所以雅克的主人执意要讲他的爱情故事，是因为雅克采用了激将法。而主人从鞍子上摔下来，乃是由于外界的刺激。雅克引用部队中当兵时他队长的话：“能够没有动机地自由行动乃是疯人的真正特征。”

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与两个世纪后另一位思想巨人截然不同的思想。在让-保罗·萨特那里，人的行为来自没有因果的选择，人必须承担选择的重压。然而雅克是顺从的农民，在厄运和幸运面前，他依靠“天上的大卷轴”或偶然的外因，他有绝对的内心平静。不知他是否想到过在他的宿命论与因果论间进行哲理的区分。在这位纯朴而又有些狡黠的农民身上，这二者似乎是

一致的。

狄德罗小说的对话犹如苏格拉底的助产术,提供探索的空间,而不是给定的结论。这种形式对持有许多自相矛盾思想的作者来说再恰当不过。不同的思想、感情相互冲突、对抗,并存在于作品,使作品成为矛盾的统一。正如它们作者的思想,因为时间呈现不同面貌,没有一种是永恒不变的。或许,黑暗和光明、意志和天命、上升和下降,只是不同机遇的不同状态。思想只是无尽的循环。无论宿命论还是自由思想,都如波浪和漩涡,随水的运动而变幻,并无实质。阅读德尼·狄德罗,这位法国十八世纪作家以不懈努力和艺术才华创作的作品,闯入我们脑海的,也许只是思维的又一轮波动。

傅勇强

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九日

## 目 次

这不是故事 .....	吴达元译(1)
拉摩的侄儿 .....	袁树仁译(25)
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.....	匡 明译(137)

# 这不是故事

吴达元译





讲故事的时候，不管故事多么短，听故事的人很少不插上几句。正因如此，在你们行将读到的这篇记载里（这不是故事，或者，如果你们能料到的话，是篇蹩脚的故事），我设置了一个人物，他扮演的大致就是读者的角色。好，现在我开始了。

“那么，从这里你得到什么结论？”

“我的结论是：像这样有趣的问题会使我们的脑子安静不下来；在整整一个月里，会成为城里一切聚会的谈话资料；会给人反复谈论，谈腻为止；会引起无数争辩，产生至少二十本小册子和成百的诗剧，正反意见都有。而且，我还认为，尽管作者文笔细腻、知识渊博、头脑聪明，但既然他的作品没有引起任何强烈激动，他就是一个低能的、非常低能的作家。”

“但是，照我看来，我们还是应该感谢他，他让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。这次朗读导致了……”

“导致什么！一大堆陈腐的小故事，从四面八方冒出来，谈的只是一件世世代代人所共知的事，这就是：男人和女人是两种极其害人的畜生。”

“可是，这种流行病你也曾染上过呀，你还不是和别人一样也付出了一份代价。”

“这是因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，也要适应习惯势力。我们走进社交场所，依照习惯，进门时候甚至要看看别人的脸色，以便安排自己的脸色。有时心里难受，却要强作欢笑，逗人开心；有时

很想逗人开心，却非摆出一副悲伤模样不可。对任何问题，我们都不肯显出自己无知。文学家谈政治，政治家谈哲学，哲学家谈道德，道学家谈财政，财政家谈文学或几何学。谁也不想听别人说话，谁也不肯闭住嘴，每一个人都大谈特谈自己所不懂的东西，由于愚蠢的虚荣或出于礼貌关系，每个人都在那里自寻烦恼。”

“你的情绪不太好。”

“我一向就是这样。”

“我想，我的小故事还是留到更合适的时候再讲吧。”

“这就是说，你要等我不在场的时候才讲。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不然就是怕我和你两人面对面时，不像在许多人面前对待一个陌生人那样好说话。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么，请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道理。”

“这是因为比起那些使你厌烦的故事来，我的小故事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。”

“唉！你讲吧。”

“不，不，你已经听够了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和他们那些使我怒火上升的态度比起来，你的态度是最最可恶的。”

“我是什么态度呢？”

“你的态度是明明自己很想做的事，却偏要人家求你。好啦，我的朋友，我请求你，我祈求你，满足你自己的愿望吧。”

“满足我自己的愿望！”

“开始吧，天呀，开始吧。”

“我尽量讲得短些。”

“那倒不会因此而讲得更糟糕。”

说到这里，我故意气他一下，我咳嗽，吐痰，慢吞吞地展开手帕，擦擦鼻涕，打开烟盒，拿出一撮鼻烟。我听见他喃喃地说：“故事短，前奏可长……”我真想借口要办点什么事，再把佣人叫来。但我没有这样做，我开口说道：

“我们得承认，有很好的男人，也有很坏的女人。”

“这是每天都可以见到的事，有时足不出户也看得见。你的下文呢？”

“我的下文？我认识一个阿尔萨斯女人，很美，美到足以叫老头子跑步前来，使年轻人突然站住。”

“这个女人，我也认识。她是雷梅太太。”

“就是她。有个男的，叫塔尼埃，刚从南锡来到这儿，疯狂地爱上了这个女人。他很穷。他是那种无依无靠的孩子，狠心的爹娘因为家里人口多把他们撵走，让他们自找生路。他们投身社会，前途渺茫，可是他们也本能地意识到，将来的命运总不会比他们原先的命运更糟。塔尼埃爱上了雷梅太太，热情鼓舞和支持了他，使得她的一举一动在他眼中都显得非常高贵。他毫无难色地忍受最艰苦、最卑贱的工作，试图减轻他女友的困难。白天，他在码头上做工；太阳下山后，他在街上行乞。”

“这很好，但这是不能持久的。”

“正因如此，塔尼埃对和贫困作斗争终于感到厌倦了，或者不如说，他不愿拖住一个可爱的女人，让她受罪，而这个女人正受到一些阔人的包围，他们逼她撵走塔尼埃这个穷小子……”

“再过两星期，最多一个月，她就很可能这样干了。”

“……要她接受他们的财富。塔尼埃决心离开她，到远方去碰碰运气。他到处求人，弄到一张船票。到了动身的日子，他去和雷梅太太告别，对她说：‘亲爱的，我不能这样长期滥用你对我的感情。我已经下定决心，我要走了。’‘你要走！’‘是的……’

‘你到什么地方去？……’‘南美洲的海岛。你理应享有更好的命运，我不能长期推迟这命运的来临……’”

“善良的塔尼埃！……”

“‘你叫我怎么办呢？……’”

“没有良心的女人！……”

“‘你身边有不少男人，千方百计讨你喜欢。我把你的山盟海誓还给你。看看你的追求者当中有谁最合你意，就接受这个人吧，是我恳求你这样做的……’‘呀！塔尼埃，是你要我……’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用不着给我描述雷梅太太如何装腔作势了。我了解她，我知道她。”

“‘在我离开你的时候，我对你的惟一请求是不要和别人订立任何使我们永远分开的誓约。我求你发个誓，我的美人。不管我住在什么地方，如果有一年你没有得到确实证据，证明我朝夕想念你，那一定是我遭到巨大不幸了。你不要哭……’”

“凡是女人，什么时候想哭，总是哭得出来的。”

“‘……不要反对我这个计划，我是因为感到内疚才想到这计划的，否则，我又将重新陷入深深的自责。’这样，塔尼埃就动身到圣多明各<sup>①</sup>去了。”

“对雷梅太太也好，对他自己也好，他走得正是时候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吗？”

“我知道的也就是人们所能知道的事，塔尼埃劝她作出选择时，她其实早就选好了。”

“说得对。”

“继续说你的吧。”

“塔尼埃这个人非常聪明，长于经营。他很快出名了。他成

---

<sup>①</sup> 圣多明各，海地的旧称。

为海岬<sup>①</sup>的最高议会的一员，以多才和正直著称。他没有积聚巨大财富的野心，他只想用诚实手段在短短时间内赚点钱。他每年把挣来的钱寄一部分给雷梅太太。他回来大约是……九年、十年以后；对，我想他出门在外不会比这时间更长……他回来，把一个小皮包交给雷梅太太，里面是他凭德行和劳作得来的全部财产……塔尼埃回来得真巧，因为这时候她刚和塔尼埃的最后一个接班人分手。”

“最后一个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有过好几个喽？”

“当然啦。”

“说吧，说下去吧。”

“你知道得比我更清楚，我大概没有什么可对你说的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尽管说吧。”

“雷梅太太和塔尼埃的住宅相当漂亮，在圣玛格丽特街，离我家很近。我很尊敬塔尼埃，常常拜访他。他的家如果说不上豪华，至少可以说很舒适。”

“我虽然没有和雷梅那个女人一起算过，也完全可以肯定，塔尼埃回来以前，她已经有一万五千法郎以上的年息了。”

“那她是不让塔尼埃知道她有多少钱喽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她既吝啬又贪财。”

“贪财，这用不着说。但是，说她吝啬！一个娼妓居然吝啬！……这两个情人一起生活，有五、六年了，关系很好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海岬，指现在的海地岬。

“这是因为女的极其狡猾，男的对她又无限信任。”

“啊！这是真的；塔尼埃这个人心地纯洁，任何一点点怀疑的影子都无法钻进他的心灵。只有一件事我有时感觉到的，这就是雷梅太太很快忘了过去的穷日子；她喜欢排场又爱钱，常常为此而烦恼。她认为像她这样一个美人出门靠两条腿走路，是一种耻辱。”

“那她为什么不坐车呢？”

“我还感觉到，邪恶有其光泽，替她掩盖心灵的卑鄙肮脏。你笑？……正在这时候，莫尔帕先生<sup>①</sup>计划在北欧成立一个贸易公司。为了把这公司办好，他需要一个活跃聪明的人。塔尼埃在海岬时，曾经替他办过几件重要事情，每次都办得十分妥当，这位大臣很满意。这一回，他看中了塔尼埃。塔尼埃如此受器重，心里非常苦恼。他朝夕依偎在美丽的情妇身边，心满意足，感到幸福。他爱她，为她所爱，至少他认为她是爱他的。”

“这句话说得好。”

“金钱能给他的幸福增加什么？什么也不能。可是，大臣一再要求，他必须作出决定，不能不把这问题告诉雷梅太太。我到他家的时候，他们刚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谈话。可怜的塔尼埃哭得很伤心。我问他：‘你怎么啦，我的朋友？’他一面呜咽一面对我说：‘就因为这个女人！’雷梅太太坐在刺绣架旁边，若无其事地做她的活。塔尼埃忽然站起来，走出去，剩下他的情妇和我两人在屋里。她把事情经过告诉我，说塔尼埃没有头脑。她故意夸大自己收入微薄，她使用种种方法，为自己辩护，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的野心作诡辩：‘有什么了不得？最多不过分别两、三年。’‘你们相爱，对一个像他那样爱你的人，两、三年是一段很长

---

<sup>①</sup> 莫尔帕(1701—1781)，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大臣。

的时间呀。’‘他，他爱我？他要是真的爱我，还会犹犹豫豫不去满足我的愿望？’‘但是，太太，你为什么不去跟他一起去呢？’‘我！我可不去那个地方。而且，他虽然很不讲理，却没有想到向我提出这个建议。难道他不相信我吗？’‘我看不是的。’‘我曾经等了他十二年；这两、三年他很可以相信我对他的忠诚。先生，这可是一个人一辈子难得遇上的好机会，我不愿意将来有一天他后悔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倒来埋怨我。’‘塔尼埃只要能得你欢心，他决不会有什么后悔的。’‘这才像话呢。我老了以后，他会对自己有钱这一点，感到十分满意的。不考虑未来是女人的缺点，我可没有这种缺点……’大臣当时在巴黎。从圣玛格丽特街到他的官邸不过是两、三步路。塔尼埃到了他家，签订了合同。他回家的时候，眼泪干了，心里却很痛苦。他对雷梅太太说：‘太太，我去拜望了莫尔帕先生，我答应了他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你该满意了吧。’‘啊！我的好人！……’雷梅太太推开刺绣架，向塔尼埃奔过去，搂住他的脖子，拥抱他，吻他，对他说了好些甜言蜜语：‘啊！这一回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爱我的。’塔尼埃冷冰冰地回答她说：‘你是想富有。’”

“她本来就已经很富有，这个女骗子，她的钱比她的身价高出十倍以上。”

“……你会富有的。既然你爱的是钱，那么，我一定替你找钱去。’那一天是星期二，大臣决定塔尼埃星期五启程，不得延误。我去给他送行的时候，他正心烦意乱，与美丽而狠心的、丝毫配不上他的雷梅太太难舍难分。我从未见过谁像他那样思绪混乱、绝望悲哀。他不是呻吟，而是在呼号。雷梅太太还没有起床，他握住她的一只手，不停地说，反复地说：‘狠心的女人！狠心的女人！你生活舒适，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朋友和情人，你还要什么？为了她，我到过美洲的酷热地方，替她挣钱去；现在，她



又要我到冰天雪地的北国，为她寻找财富。朋友，我看这个女人发疯了，我也失去了理性。但是，对我说来，使她伤心比要我去死更为可怕。‘你要我离开你，我这就离开你。’他跪在她床边，嘴紧紧贴住她的手，脸藏在被子里。他语不成声，显得悲伤绝望。房门打开，他蓦然把头抬起，看见马夫进来，告诉他驿车已经驾上马了。他大叫一声，把脸又埋到被子里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站起来，对他的情妇说：‘你亲亲我，太太，再亲我一次，你不会再看见我了。’他的预感丝毫不差。他走了。他到了彼得堡<sup>①</sup>，三天后发起高烧来，第四天便去世了。”

“这些我都知道。”

“你也许是塔尼埃的接班人之一吧？”

“你说得对。就是因为和这个美丽而卑鄙的女人在一起，我的事情才闹得一塌糊涂的。”

“可怜的塔尼埃！”

“有人会说，他是个傻瓜。”

“我不想替他辩护。但是我从心里希望这些人也倒一下霉，碰上一个像雷梅太太那样美丽，那样虚伪的女人。”

“这种报复可够残酷的。”

“再说，有坏女人和好男人，但也有很好的女人和很坏的男人呀。我后面要说的和上面所说的一样，也不是一个故事。”

“我相信你的话。”

“德·埃鲁维尔先生<sup>②</sup>……”

“是现在还活着的那一个吗？是在国王军队当过陆军中将、娶了可爱的劳洛特为妻的那个人吗？”

---

① 彼得堡，俄国城市。

② 德·埃鲁维尔(1713—1782)，著有《军团概论》一书。